

# 永樂大典

卷二千八百  
之二千八百

## 永樂《永樂大典》 一部開卷而無隱的類書

劉美玲

《永樂大典》是我國歷史上內容最廣博，卷帙最龐雜的一部類書，也是明代最為重要的「文治」政策發展結果，明代永樂元年（一四〇三）開始編纂，歷時六年修成。嘉靖、隆慶年間摹寫重錄；永樂年間的正本流向自嘉靖後並無明確的史料記載，至今說法眾多，但一般多認為已燬於明亡之際，至今也從未見正本傳世。摹寫重錄本為現今所見傳本，卻因兵火戰亂全書至今傳存的僅約四百餘冊，已不及原書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的百分之四，更是分散於世界各地，一部完

整圖書，分崩離析至此現況可是世上僅有的。這部代表明代重要文化成就的類書編纂、流傳、版式皆為舉世獨見，本院現藏有六十二冊，僅次於中國國家圖書館（一六一冊）所藏，這六十二冊的《永樂大典》其身世更是充滿了令人感傷的時代故事。

### 《永樂大典》誕生

永樂元年明成祖以強藩起兵奪取政權，為了表達講修文治與籠絡人心。以「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幅浩穰，不易檢閱」為由，特命解縉（一四三六—一四一五）召集

而無所隱。」賜名《永樂大典》，並於永樂六年抄定於南京。

《永樂大典》選編歷代重要典籍七、八千種，所據主要為明初文淵閣藏書，資料涵括宋、元，以迄明初歷代中秘典籍，亦為宮中藏書之精華。書成正文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和目錄六十卷（共計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裝成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總數約三億七千萬字。

### 《永樂大典》編輯方式探「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

先根據《洪武正韻》按韻排列單字順序，再註明字的音義，次錄各韻字的反切與解說，再行記錄楷篆隸各書寫體，然後彙輯與此字有關的各種條目。條目內容依次有關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聞異見，詩文、詞曲，等各種記載，分別抄錄全書或整篇內容一字不改，最後註明引用典籍出處。使用按韻排檢之後，再以字引出相關的類目（條目）的方法編排，類似現代所稱的關鍵字形式，改進了過去直接分類查檢不便的缺點，強化了類書查檢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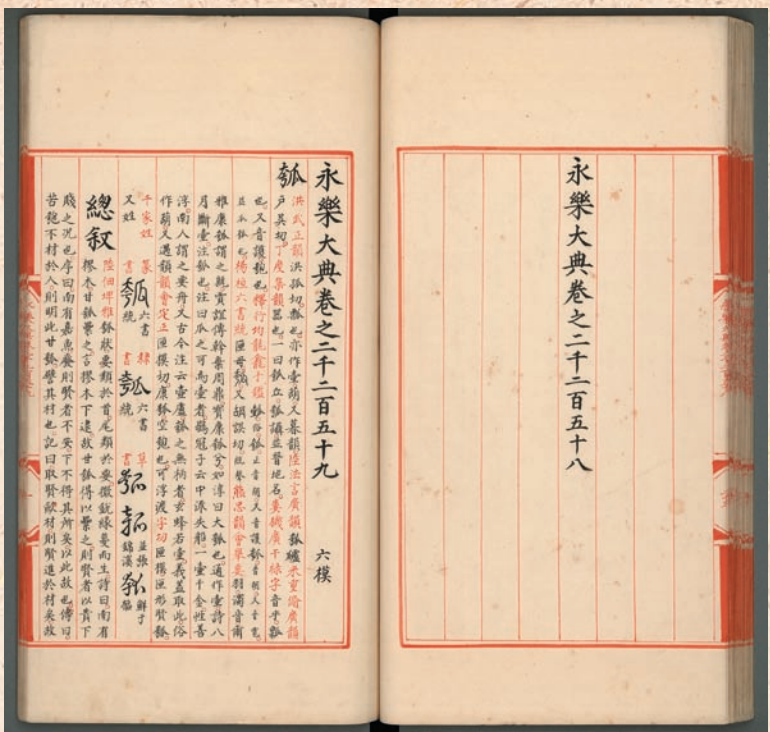
### 《永樂大典》版式與裝幀

《永樂大典》編纂完成之後一直深藏內府，也因卷數太多，沒有刻版印刷。嘉靖年間收藏在文樓的《永樂大典》，差點燬於祝融，全因明世宗一夜之間連頒三道聖旨搶救得以保存，之後嘉靖特意命人照原本重錄，而以另外保存之。重錄本與永樂正本《永樂大典》的格式、裝幀完全一致。以下版式、字體、裝幀與用紙描述即以本院所藏嘉靖重錄本為依據。

### 《永樂大典》外觀高五十一公分，廣三十公分，通常以兩卷裝成一冊（也有一卷或三卷），每書葉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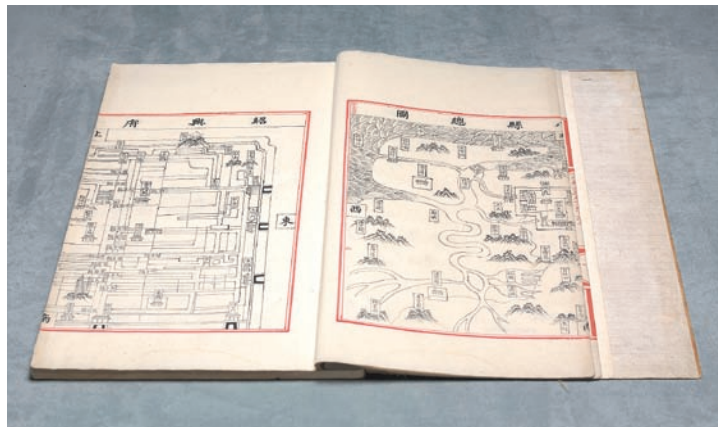
向外對折，先用紙捻訂牢，再採細黃絹托裱，內襯數層紙托裱而成硬書衣的包背裝。從現存《永樂大典》推斷，其收藏方式是從未有書盒、書套或夾板之類的護書配置。

全書以精工抄繪，連雙邊欄、行線、書口象鼻與魚尾皆為朱筆手繪。仔細查看，朱絲欄線上、下即有以協助手繪筆描繪的針眼標記痕跡，行格筆畫均勻，清新流暢，充分展現皇家的大器與威儀氣息。全書正文墨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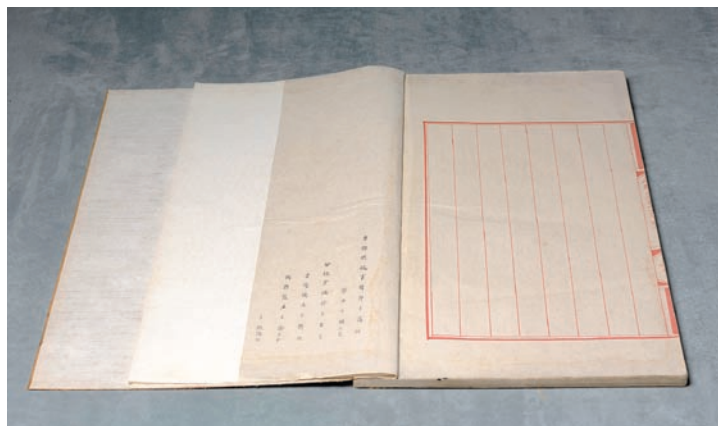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2257-2259 六模「亞」字冊 平圖01315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成，大大的擴充典籍詳備無遺的範圍，成祖並親自作序：「纂集四庫之書，及購天下遺籍，上自古初，迄於當世，旁搜博採，匯聚群分，著為奧典：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巨細精粗，粲然明備，其餘雜家之言，亦皆得以附見，蓋網羅無遺，以存考索。使觀者因韻以求字，因字以考事，自源徂流，如射中鵠，開卷



《永樂大典》卷7963「興」字冊：紹興府八縣總圖（右），與紹興府四隅圖（左）  
平圖01318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永樂大典》署名頁除了數行重錄官員署名外，所有其他的空白部分幾乎都被截取了。  
平圖01318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者即嘉隆年間所抄錄的副本。雍正間，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從此這部分內府藏書開始被大臣們借閱輯錄佚書，也自此不斷遺失與遭受各種破壞。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為編輯《四庫全書》準備，安徽學政朱筠（一七二九—一七八一）上奏，建請擇取校輯《大典》中不常見之古書，「分別繕寫，各自為書，以備著錄，書亡復存，藝林幸甚！」為乾隆接受，館臣於三十八年清查時發現已缺失二千四百二十二卷，約一千餘冊。

在戰亂中《永樂大典》絕大部分分為兵火所焚，倖存的也被侵略者劫走，光緒元年（一八七五）修繕翰林院建築時，清查所存《大典》已不足五千冊。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翁同龢入翰林院點檢《大典》僅存有八百餘冊。可見一八六〇年的英法聯軍與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這兩場大浩劫，《永樂大典》損失慘重。再加上清末皇室秘閣內的書籍管理鬆散，

易為一些心術不正之儒臣所盜取，使得翰林院所藏《永樂大典》到清末學部京師圖書館接收時僅剩六十四冊。

而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京師圖書館成立時，以原翰林院、國子監、內閣大庫所藏為基礎，包括原明代文淵閣藏書和南宋輯熙殿珍本等。因此戰火遺存的《永樂大典》，除留四冊於教育部圖書室展覽外，其餘的六十冊撥交京師圖書館作為最初的收藏。

民國二十六年，國內局勢惡化，北平圖書館（京師圖書館民國十七年改稱）在上海檢選了二萬零七百八十五冊（包含了六十二冊的《永樂大典》）善本古籍，裝了一百零二箱，分批運到美國，寄放在華府國會圖書館。至民國五十四年，當時中央圖書館館長蔣慰堂先生透過外交部向美國交涉運回寄存圖書，教育部委託中央圖書館代為典藏。但當時中央圖書館館舍狹隘，遂與本院訂立「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圖書及輿圖集中管理辦法」，移存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七十三年奉行政院核備，現六十二冊《永樂大典》與其他國立北



《永樂大典》裝幀宏偉的包背裝 平圖013150, 01318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拔，字體端整方正，大小如一。標題首字用多種篆、隸、草體書寫，為一書寫精美的寫本。書中插圖依原書插圖由畫工摹繪而成。插圖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以及宮室建築、園藝花木、山川地圖等，採用傳統白描線條筆法，逼真精美，為中國古籍插圖史參考價值。

書內正文用紙以桑樹皮和楮樹皮為主要原料製成的皮紙，紙質潔白柔韌較一般線裝書用紙較厚而挺實。本院現存《永樂大典》，每冊末頁有著錄嘉靖時負責該冊重錄人員的署名頁。可是每冊的署名頁均有被剪裁的痕跡，真正用來署名之處，常僅占葉面的右半部。署名頁除了數行重錄官員署名外，所有其他的空白部分幾乎都被截取了。根據翁方綱（一七三三—一八一八）《永樂大典》餘紙歌並序云：「：詔開四庫全書館，命翰林諸臣取院中所貯嘉靖重錄《永樂大典》分種編輯，每卷尾有餘紙以賜諸臣：。」（註二）大陸學者張昇認為，《永樂大典》這種截取餘紙的現象，並沒有統一的

截取方法，而其用途包括了有如翁方綱所云賞賜之用；或如乾隆四十年（一七七四）十月十三日（記事錄）載：「太監胡世傑送到：《永樂大典》舊紙煨造，仿藏經紙二張，持進呈覽。」，因乾隆皇帝對藏經紙的喜愛，裁截書後空白頁，仿造藏經紙以供御用。由此可見嘉靖重錄之《永樂大典》用紙之精良，在清造紙技術高超的時代，連署名頁書後少許的空白頁也不被放過，而有被截取再利用的價值，並深獲乾隆所喜愛。

### 《永樂大典》流傳與聚散

《永樂大典》成書後藏於南京文淵閣東閣的下閣。永樂十九年（一四二一）隨遷都運至北京，貯於文樓。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宮中三殿失火，世宗下令將《大典》搶運出來。因感孤本難存無虞，嘉靖四十一年命人按原樣，內容一字不差，規格版式完全相同，每天抄寫三葉，不得塗改重錄，於隆慶元年（一五六七）完成。

入清之後，《永樂大典》所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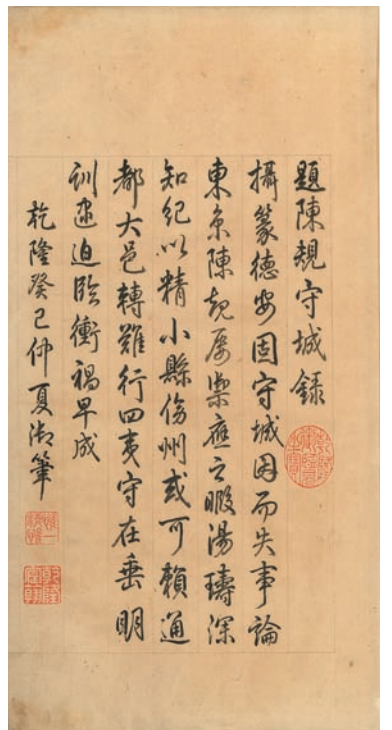
溫潤，古色古香；引用書、書口文字與斷句採用朱筆書寫，朱色飽滿，歷久未減。另朱色圈點，用內空外圓的蘆、竹、骨或玉製筆管蘸上朱砂印泥戳上的，朱墨雙色分明，易於辨識與閱讀，整體看起來端莊美觀，朱墨燦然。

正文以明代常用的官式楷書館閣體繕寫，從嘉靖重錄本看，《大典》的書法較為瘦長，類似歐書，流暢挺

《永樂大典》相關大事年表：	
· 永樂元年（1403）	明成祖命解縉等人編纂，參與編纂的有147人。
· 永樂二年（1404）	初名《文獻大成》。但成祖認為收輯「尚多未備」。又命姚廣孝、劉季篾與解縉一起編纂，並配備了副總裁若干及朝野宿學文士等人參與。
· 永樂五年（1407）	定稿進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滿意。
· 永樂六年（1408）	冬正式成書，成祖親製序文，定名《永樂大典》，藏南京文淵閣東閣。
· 永樂十九年（1421）	遷都北京，正本陸續運北京藏於文樓（清時宏義閣）。
· 嘉靖四十一年（1562）	明世宗為防《永樂大典》被燬，命徐階、高拱等開館抄錄摹寫一副本。
· 隆慶元年（1567）	重錄《永樂大典》完成，藏于皇史宬。《大典》遂分正、副；原本為正本，重抄本為副本，即為今世所見傳本。
· 崇禎十七年（1644）	李自成入京，正本下落不明，疑毀於此時的戰火。副本散失十分之一。
· 雍正朝	《永樂大典》由皇史宬移入翰林院。
· 乾隆五十九年(1773)	曾對《大典》現存冊數作過詳細的統計：剩9881冊，佚去1215冊。
· 光緒元年（1875）	翰林院中的《大典》只剩下不及五千冊。
· 光緒二十年(1894)	翁同龢入翰林院點檢《大典》僅存有八百餘冊
· 光緒二十六年（1900）	庚子事變，儲存在翰林院的《永樂大典》，或淪為外籍兵團用以代磚，或馬槽、工事或鋪路之用，所餘無幾。
· 宣統二年（1910）	京師圖書館成立，學部撥交陸潤庠由翰林院攜出的《永樂大典》60冊（留四冊於教育部圖書室展覽）。
· 民國二十六年（1937）	中日戰爭，上海淪陷。北平圖書館檢選了二千多部（包含了62冊的《永樂大典》），裝成102箱運往美國國會圖書館寄存。
· 民國三十年（1941）	北平圖書館寄存圖書運抵美國國會圖書館。
· 民國五十四年（1965）	中央圖書館館長蔣慰堂先生透過外交部交涉運回寄存美國圖書，教育部委託中央圖書館代為典藏。因央圖館舍狹隘，遂與本院訂立「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圖書及與圖集中管理辦法」，移存國立故宮博物院。
· 民國七十三年（1984）	中央圖書館新廈落成，教育部函請國立故宮博物院運回寄存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圖書及與圖，國立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以「善本圖書仍由故宮博物院典藏」，報請行政院核備，現62冊《永樂大典》與其他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圖書及與圖皆為本院所藏。



葉九有黃簽《守城錄》與抄錄全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永樂大典》卷8339 十九庚「兵」字冊書前乾隆御筆《守城錄》題記 平圖01318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書館善本圖書及與圖皆為本院所藏，並於民國九十八年完成《永樂大典》數位典藏全文影像數位化。

民國二十八年北平圖書館副館長袁同禮先生統計，當時海內外所藏所見《大典》為三百六十七冊。（註三）至民國六十年蘇振申教授於論文〈永樂大典聚散考〉（註四）中對現存卷冊表統計則有四百零四冊。張昇教授（二〇〇五）彙集近年來發現的資料，整理條列現存卷目表共計有四百一十冊，散藏於英國、日本、德國、美國等國家和地區的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家手中。臺灣除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六十二冊外，國家圖書館藏八冊，為南京時期購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則藏有二冊。

### 結語

《永樂大典》修纂於文化和經濟條件成熟的時代，當時學術發達、版刻興盛、撰述蓬勃，以及公、私藏書快速增加，建構了《大典》編輯的需要與條件。其涵蓋農學、科技、手工業、民俗文學、釋藏、道經等等古籍

文獻，相較於《四庫全書》堅持以儒家正統學術為主的收錄原則，沒有兼收並蓄的胸懷，認為《大典》「菁華已盡，糟粕可棄」。若以廣納百川之格局而言，《大典》在保存與輯佚歷史文獻上甚且超越了《四庫全書》。

當初成祖基於籠絡之心的發想，動員了眾多人才與資源，成就出承先啓後的鉅作。然而主事者萬萬沒料到：極其完備與榮耀的《永樂大典》，在世的命運卻如此多舛，悉心護持的安排終究不敵時事之變與人性之私，而鑄成散落四方、飄零各地，且殘缺不全的際遇！從《永樂大典》的身世與遭遇中深思反省，或許穩定的社會發展與成己成物之心，才是保全文化知識最重要的基礎。成祖在序文中以「開卷而無所隱」稱許《永樂大典》，六百餘年後的今世，世界已經歷了無數的戰爭與人禍，《永樂大典》的命運是否提醒了我們面對人類共同命運的責任，而打開了無所隱的生命智慧呢？

作者在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 參考書目

- 方健，《海外新發現永樂大典十七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二〇〇三）
- 中國國家圖書館，《永樂大典編纂六〇〇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三）
- 翁連溪編，《清內府刻書檔案彙編》（北京：廣陵書社，二〇〇七）
- 張昇，《永樂大典研究資料輯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五）
- 張昇，《永樂大典》餘紙考，《史林》（二〇一〇），第一期，頁一一一—一二七，一八九—一九〇。
- 盧雪燕，《永樂大典：中國史上規模最大的類書》，《故宮文物月刊》（二〇〇八），第三二期，頁九〇—九九。
- 顧乃仁，《永樂大典及其輯佚書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八五）
- 宋兆霖，《故宮跨世紀大事錄要》（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〇〇）

### 註釋

1. 文出《明太宗實錄》卷二十一。
2. 文出《復初齋詩集》卷十六。
3. 袁同禮，《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圖書季刊》新一卷三期（民國二十八年）：二四六—二八六。
4.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四卷二期（一九七二）：一〇—一一。